

《中國語文教與學的現狀與發展》序

詹伯慧

暨南大學中文系

衆所周知，香港是個很特殊的地方。它從一個小小的漁村發展成爲今天在世界上頗有名氣的經濟發達地區，在政治上既有它特殊的歷史背景，在文化上也有它自身的獨特風貌。總起來說，香港的特殊之處就是它在近百年的社會發展中，融殖民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於一爐，逐漸鑄成一顆「三位一體」的「東方明珠」。它保存著中國幾千年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古老意識形態和精神文明，又在近幾十年的開發中建設成爲一個遠東地區舉足輕重的自由貿易港，享有「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美譽。香港的許多特色，有的難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易，但更多的將在今後漫長的歲月裏綿延不斷地保留下去，這是毋容置疑的。

再過五百來天，香港的主權就要回歸中國。回歸以後，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一些明顯打上殖民地烙印的東西可能會逐漸退出香港，而作爲香港經濟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相應的價值觀念，連同長期以來從中國「老祖宗」那裏沿襲下來的傳統意識、民族風情乃至生活習俗，必然仍會長久地保留下來，延續下去。只是屬於文化教育上一些特色的去留，問題就比較複雜了。就以學校教育來說，從架構體制到教學內容、教學語言等等，既要充分顧及社會歷史傳統，盡量維持原有架構，而又不能不考慮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如何與國內教育的接軌問題。不難設想，在主權回歸之後，作爲特別行政區的香港，除了總體上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以外，在文化教育發展的路向上，必然會考慮制訂一些政策來逐步消除殖民地的色彩，同時加強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傳播。這裏面既有觀念上、理論上的問題，也有具體措施和實際操作上的問題。單拿中小學的中國語文科教學來看，就有不少涉及接軌的問題需要探討：教學語言的問題、母語與英語的協調問題、書面語言與方言口語的關係問題、教材改革的取向問題、繁簡漢字的應用問題……如此等等。倘若不及早研究，未雨綢繆，尋求妥善的解決方案，難免會影響日後教學素質的提高，也會給全港數百所中小學的語文教師帶來不該有的困惑，不利於香港基礎教育的健康發展。

1982年香港教育署辦起了一所語文教育學院。它的主要任務是爲在職的中、英語文教師開設複修課程，藉以提高他們的業務水平。長年累月忙個不停的中小學教師，能有機會暫時放下教鞭，集中一段時間「脫產」學習，爲自己補充一些教學中急需

的「營養」，這自然是大受教師歡迎的好事。首屆十六周的語文教師複修課程於 1982 年 9 月開學，備受各界關注，被認為是香港開埠以來首次出現的在職教師複修課程。除此之外，語文教育學院的教師還在辦好複修課程的同時，針對語文教學中出現的問題及語文學科的建設問題展開了系列的學術研究活動，並從 1985 年開始每年主辦一次國際性的語文研討會，邀請各地語文學者來港共同切磋、交流語文教學的經驗心得，每年更換一個中心議題，但又都圍繞著語文教育這個大題目來發揮。策劃組織這一定期舉行的國際學術盛會，除了白敬理院長外，主要就是主管中文課程方面的副院長李學銘先生和何國祥先生了。說來堪稱有緣，1985 年語文教育學院舉辦的首屆國際語文研討會特邀兩位中國語文學者，其中就有我的一份兒，就在這忝為嘉賓的幾天中，我有幸結識語文教育學院的幾位領導及一些教師朋友，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一接觸就給人以樸素可親、極具學者風度的李學銘博士了。為了拓展學術交流渠道，加深同道學人的相互瞭解，翌年(1986)借著暨南大學慶祝建校八十周年的機會，我以文學院長的身分，向校方提出邀請了幾位海內外知名的語文學者來校參與盛會並作學術演講。香港方面應邀蒞臨的學者中，就有張日昇博士和李學銘博士。有來有往，打那次以後，我和學銘博士的學術情誼便與日俱增。他在香港報刊上和講壇上發表的許多高論，也就有更多的機會拜讀了。他主編的《語文教育學院學報》我每期都能讀到，這使我對香港語文教育的種種現象和存在的問題加深了瞭解，促使我也萌發起探討香港語文教育問題的興趣來。近幾年來，每當我在腦子裏思考著有關香港(也包括澳門)語文教學中的問題時，我總是習慣於和我的專業——漢語方言研究掛起鉤來。我寫過幾篇談港澳地區中文教學與方言問題的文章，也曾有幸應語文教育學院李、何兩位副院長之邀到學院去作學術演講，題目就叫「漢語方言與語文教學」。1990 年我代表廣東省中國語言學會在廣州組織起有粵、港、澳三地粵語專家參加的學術團體「廣州話審音委員會」，在物色委員會的委員時，自然也忘不了李學銘博士。這一來，我們又有不少的機會可以和他切磋我們共同關心的粵語正音問題。在幾年的審音工作中，李博士對每一個有異讀現象的粵音都進行認真審訂，既要參照古今音的發展，使所訂之音能夠符合語音發展規律，又要尊重時下實際的音讀，體現「從今從俗」的精神。正是由於有李學銘博士、單周堯博士、張日昇博士等多位港澳粵語專家的通力合作，我們的審訂粵音工程才得以基本完成，目前正轉入運用集體審音的成果，緊張開展編纂《廣州話正音字典》的工作。

李學銘博士學養深厚，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有較高造詣。十多年來他一直服務於港府教育機構，早在語文教育學院成立之前，他便肩負起籌辦學院之責。語文教育學院成立之後，他一直擔任副院長職務，盡心盡力，善始善終，直到 1994 年學院合併成為香港教育學院。語文教育學院從建院到發展、結束的全部過程，他都親歷其境，堪稱是位筆路藍縷的建院功臣。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先語文教育學院而來，後

語文教育學院而去，看著語文教育學院的「始」和「終」。十二年間，他在繁忙的行政領導工作中一直在思考香港語文教育的許多問題。他調查研究，搜集資料，分析情況，撰寫論文，組織研討。就拿前面提到的每年一屆的國際語文研討會來說，對於提高香港語文教育水平，借鑒各地改革經驗，增進學術交流，其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歲月悠悠，轉眼李學銘博士快要到達退休之年了。如今他在功成榮休之際，把他在語文教育學院工作的十二年間發表的一些論及語文教育的文章結集刊行，名為《中國語文教與學的現況與發展》，共收入二十五篇，都是他在教學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體會，可算是他獻給香港語文教育學院以至整個香港語文教育學界的一份厚禮。從這個集子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位資深教育工作者如何從不同的側面，經常思考著香港語文教育的發展，如何為教師怎樣教、學生怎樣學而操心。這二十五篇文章分為四組，內容涉及各種語文教育問題：從語言到文學，從口語到文字，從字詞應用到語法教學，從教材設計到師資培訓，從寫作技巧到文化認識，林林總總，既有宏觀上對香港語文教育發展的總體構思，顯示出高屋建瓴之勢，也有微觀上對一些語文問題的潛心探索，表現出細琢琢磨、一絲不苟的精神。這許多文章都是急師生們所急，想師生們所想，有的放矢，有感而發的。文章中接觸到教學中的許多問題，大都是教師在課堂內外接觸到而又急待解決的問題。學銘博士的論述貴在針對性強，如同一服服對症的良藥，一陣陣送爽的清風，使人讀後感到切合實際，有理有據，有足夠的說服力，能夠解困止渴。就拿書中第一組的幾篇文章來看，都是集中討論中小學中國語文科的字詞教學問題，其中《字詞應用與字詞教學》一篇，對字詞應用的混亂情況作了一番認真的調查，指出香港字詞教學中有「指導欠妥、照顧不周」的毛病，並提出幾點具有真知灼見的見解來，請中國語文科的老師注意：

- 一、重視詞，不忽視字
- 二、注意邏輯、語法、修辭方面的指導
- 三、結合生活，讓學生有練習的機會
- 四、鼓勵學生學習普通話，幫助他們掌握方言與標準語的對應規律
- 五、擴大學生的閱讀範圍，促使他們大量閱讀

有了這樣具體的指引，如同病人得到了良方，我想對於普遍存在於字詞教學中的毛病，是應該有「藥到春回」的希望。

李學銘博士對待語文教育中出現的問題，一方面認真研究，積極解決，一方面也常常表現出一種寬容大度的風格，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1年7月我們一起出席在香港大學舉行的「第二屆中文科課程、教材、教法國際研討會」，我在會上談及語文教學中深受方言詞語困擾的問題，提出了面對現實，在對待方言詞語時宜採取「寬嚴結合」的方針，既要有所抵制，也要有所寬容，應視不同情況，該寬則寬，當嚴便嚴。我的這個想法和李學銘博士在會上宣讀的論文《「容納異己」教育與中學中國語文

科精讀教材》中的論點就有相通之處。不過我談的僅是方言詞語在語文教學中如何處理的問題，應屬微觀範圍，而李博士的「容納異己」教育，範圍就大得多了，無疑應屬宏觀的考慮。他所提出的「容納異己」之說，是把我們平常所理解的「德育教育」（即「公民教育」）和智育發展結合起來考慮的。語文教育應有助於培養學生具有容納異己的胸襟，能夠虛心接受人家批評自己的忠告或諫言，能夠對與自己持不同意見的人採取「和而不同」的包容態度。這種諄諄勸導的肺腑之言，對於培養年輕一代更好地適應現代多元化社會的需要，更出色地服務於現代社會，的確是非常重要的。至於具體論及方言詞語在語文中的應用，他在《字詞應用與字詞教學》一文中也有如何掌握寬容尺度的精彩見解。他不贊成一概排斥方言詞語，提出以「不妨礙溝通」為重要的可容納條件，他說：「『港式中文』如果指的是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文學作品，我不反對。……不過如果因為作者語文能力不足，或貪圖表達的方便，因而在筆下出現了廣州方言、標準語、外來語的字詞大混雜的情況，這樣的『港式中文』，實在不足為法，在字詞教學中，是要視為污染語文的負面教材的。」我很贊成李博士這種對待所謂「港式中文」的態度，應該十分明確：現代白話文是以漢民族共同語為基礎的書面語，為了維護這一書面語的純潔、健康，必須防止方言成分——主要是粵語成分的隨意闖入；但又必須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地對待這個問題。倘若文章的內容是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學作品，容納少量方言詞語有助於增強文章的生動性而又不妨礙讀者的理解，也就「該寬容時且寬容」了。

我特別讚賞李學銘博士在本書的字裏行間常常洋溢出來的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對香港教育事業運作中母語教育問題的深切關注。這是當今香港教育工作者和廣大知識分子最可珍貴的感情。李學銘博士十多年來兢兢業業地為提高香港語文教育素質所作的種種努力和許多貢獻，正是這本集子足以吸引讀者、裨益讀者的根本原因。